

石敢当，以及童话里的孩子

□刘水 文/图



“泰山石敢当”石刻。



古代石雕。

眼看着车就开走了，我心想：“要是早一分钟赶过来就好了。”车每隔半小时发一班，错过了10点的，就要等10点半的。我在那间狭窄的售票厅买了票，出门在附近走走。

一间商铺的门外，左右摆着三尊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石刻，两尊上端刻着兽头和人面，看上去一脸“凶相”。我揭开门前挂着的帘子，门关着，隔着玻璃看见里面林立着两排“石敢当”，样子看上去都很凶，我想到的是“嫉恶如仇”“同仇敌忾”。

是哪个有心人收藏了这么多的“石敢当”？看造型，看石质，该是来自外地，不知道它们曾立在哪个村口、哪个桥头，想

不到有一天都像寻根一样，从四面八方回到泰山。

我问相邻商店的人这“石敢当”的商铺什么时候开门，得到的回答是“10点吧，也不一定”。看看手机，我坐的车该到了。

不到一个小时之后，我已经走在另一个城市的街头了。太阳晒着，虽然节气已过了处暑，但是气温依然在30℃以上。路边，又是一排门头房。水泥台阶上，有两个小女孩撑了一把绿伞，面对面躺在伞下，笑个不停。“快乐，来得就是这么容易！”我受了她们的感染，用手机拍了张照片。但对于成年人呢？有时快乐实在是来之不

易。台阶之上，该是她们的妈妈，正站在门口微笑着。

半个多月前，在遥远的西部边陲、一个以白杨命名的城市，一天中午，我在一家餐厅用餐，院子内外都是白杨树。有一个小女孩两手提一个看上去沉甸甸的书包，钻进那片高大的杨树林。粗壮的杨树间系着吊床，她坐上去，在吊床上来回晃着。我跟她聊了几句，觉得她像童话里的孩子。

我强烈感受到，如果你能从自己日常的生活半径中走出来，说不定什么时候、随便在哪个角落，就会邂逅有意思、有感觉的人和事，就像在某个夜晚，你在霓虹灯闪烁的街上

走，走着走着，猛一抬头，看见了楼群夹缝里的星光。

就在前些日子，有一天我偶然遇到了一位诗人。坐在一起前，我只知道他是位书商，聊了一会，他送我一本诗集。我回来读，知道他是一个“活着虽说不重要”，但却“一生不潦草”的人。他懂得“心中没有末日，生活何来意义？”他能想到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，“盯着一本《古文观止》”“它的叫声清凉油一般/抹在我的听觉上/让我听到天气转暖”。

一百年后，还会有人读他的诗，“如同翻开一个时代”吗？但愿有人能“如饮美酒”“满腹芬芳”。

◎画蛇者说

寒梅一树花——徐渭与鲁迅吃茶

□王玉林

“乃报仇雪耻之乡，非藏垢纳污之地”的绍兴，近代出了伟大的鲁迅。而鲁迅更有着许多伟大的前辈老乡，像陆游、像徐渭、像张岱、像王思任…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比照这些人物，个顶个都是文化精英。且说徐渭和鲁迅的吃茶——

徐渭的《茗山篇》写道：“知君元嗜茶，欲傍茗山家。入洞遥尝水，先春试摘芽。方屏午梦转，小阁夜香赊。独啜无人伴，寒梅一树花。”徐渭之于茶，于此可见一斑。而对于煎茶，徐渭不仅讲究仪式感，更切入了道德感：“煎茶非浪漫，要须人品与茶相得。故其法

往往传于高流隐逸、有烟霞泉石磊块次者。”

有人用数字总结了徐渭的一生：一生坎坷，二哥早逝，三次婚姻，四处帮忙，学富五车，六亲不认，七年冤狱，八考不中，九次自杀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天下之事，无止境，止于苦处，极苦。”说他“享年”，则大谬不然，他73岁去世时，身边只有一条狗，床上连个垫子都没有。就是这样，他对于品茶，必“先涤漱，既乃徐啜，甘津潮舌，孤清自索，设杂以他果，香味俱夺”；对于茶侣，必“翰卿墨客，缙流羽士，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，超然世

味也”；对于饮茶环境，必“凉台静室，明窗曲几，僧寮道院，松风竹月；晏坐行吟，清淡把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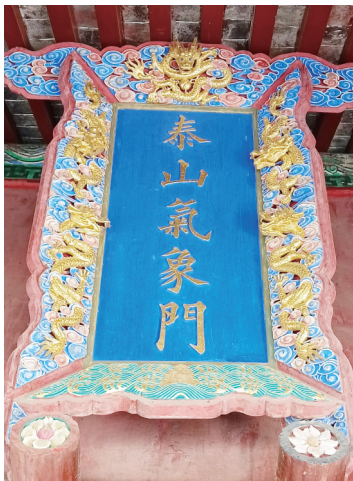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先生亦嗜茶，他说“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清福。不过要享这种清福先必须有工夫，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工夫”，大约是有闲；而什么是“特别的感觉”，先生语焉未详，我的猜测则是指喝茶的专业技术水平。一个“练”字，愈加坐实了这一点。

不光吃茶，鲁迅先生买茶也是大手笔。据《鲁迅日记》：1933年5月24日，先生到上虞去买新茶，一次就买了30斤；1934年5

月16日，又到上虞买茶19斤……据说，前些年热炒普洱茶的时候，有人不知从何处翻出了鲁迅生前留下的3克普洱茶，拿到广州拍卖，一锤拍出了1.2万元。

徐文长“独啜无人伴，寒梅一树花”，大有“一树梅花一青藤”之谓；而鲁迅则曾经治“唯有梅花是知己”闲章一方。闲章不闲，表达的是最为着意的心思。两位茶客老乡惺惺相惜，一脉相承。

如果真的可以穿越，二位坐在“青藤书屋”或“三味书屋”一起品茶，他们会说些啥呢？我得仔细想想。



“泰山气象门”匾额。
通讯员供图

◎书岱说

孟庙“泰山气象门”的出典

□周郢

邹城孟庙中有一大门，上悬“泰山气象门”匾额，始建于元大德年间，明代重修。其门之名，乃取义于宋儒对孟子的评赞：“仲尼，天地也；颜子，和风庆云也；孟子，泰山岩岩之气象也。观其言，皆可见之矣。”

考此语始出于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五。该书系北宋理学家程颢、程颐的弟子记其师平日言行而成，然大多数条目未标明出自二程中何人之言，原书目录有注

曰：“此四篇本无篇名，不知何人所记。以其不分二先生语，故附于此。”故“泰山气象”一语，出自明道（程颢），还是伊川（程颐），难以分明。惟清人张绍价《近思录解义》释此语时标有“明道曰”三字（程水龙《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1044页），当有所据，则语出程颢可能性较大。今孟庙“泰山气象门”解说牌即标注出自程颢之言。

后人还将此赞誉，与孟子降生传说相联系。《古微书·春秋演孔图》载：“孟子生时，其母梦神人乘云自泰山来，将止于嵒。母疑视久之，忽片云坠而寝。时间巷皆见有五色云覆孟子之居焉。”（明孙穀辑《古微书》卷八，清嘉庆海虞张氏刊《墨海金壶》本，第119页）明《泰山志》卷二遂据此而发论云：“后人称孟子有泰山岩岩气象，适符云兆，信矣！”